愛的飢渴

MISHIMA YUKIO

[illegible]

男性之死亡意識與時空的表現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一节
- 第二节
- 第三节
- 第四节
- 第五节
- 第一节
- 第二节
- 第三节
- 第四节
- 第五节
- 第六节
- 第七节

第一节

以三弦琴伴唱的日本说唱曲艺。第一章这天，悦子在阪急百货公司买了两双非纯毛袜子。一双深蓝色，一双茶色。都是朴素的纯一色袜子。即使来到大阪，她也只是在阪急电车终点站的百货公司采购完就立即乘电车往回走。也不看电影。没有进餐自不消说，连茶也没有喝。没有什么比街市的杂沓令悦子更厌烦的了。要是想去，可以从梅田站的台阶下到地下，乘地铁到心斋桥或道顿堀，这也并不费事。或者步出百货公司，穿过十字路口，来到接近大都会的闹市区，让繁华的浪潮迫近过来。路旁擦皮鞋的少年连声吆喝："擦皮鞋！擦皮鞋！"生长在东京的悦子，不知道大阪城市的模样，她对这城市一绅商、流浪者、厂长、股票掮客、街娼、鸦片走私贩、职员、地痞、银行家、地方官、市议会议员、唱净琉璃① 的、做妾的、吝啬的老婆、新闻记者、曲艺人、女招待、擦皮鞋的一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心理。其实，悦子害怕的，也许不是城市，而仅仅是生活本身？

生活一是无边无际的、浮满各种漂流物的、变化无常的、暴力的，但总是一片澄澈而湛蓝的海。悦子把印花布购物袋尽宽地打开了。她将买来的袜子放在袋子最底里。这时，闪电在敞开的窗门击打而过。接着，响起了威严的雷鸣，把柜台的玻璃搁板震得微微颤动。

风呼啸着卷袭进来，把立着的小告示牌刮倒了，上面贴着写有"特价商品"几个字的字条。店员跑去把窗户关上。室内黑的。她这才发现柜台那白昼也一直亮着的电灯像忽然增加了亮度似的。不过，看样子雨还不会下起来。悦子把购物袋挎在胳膊上。她不顾购物袋窝弯的竹圈从手腕蹭着胳膊滑落下去，依然用双掌捂住脸颊。脸颊烧得厉害。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没有任何理由，当然也没有任何的病因，双颊就突然间像着了火似的发烧了。她的手掌本来就纤弱，现在打了水泡，晒黑了，身体底子留下的纤弱，反而使手掌显得更加粗糙了。触摸及热烘烘的脸颊时，她更觉自己的双颊发烧了。此刻，她感

到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做。她穿过十字路口，像在跳台上行走那样笔直走着，觉得仿佛可以跳进街市的中心。这么一想，悦子的视线便投在柜台前穿梭而过的、杂乱而又不动声色的人流上，倏然，她沉湎在高速的幻想中。这个乐天的女子，缺乏幻想不幸的天分。她的怯懦，都是由此而产生的。……是什么东西给予的勇气呢？是雷鸣？是刚买来的两双袜子？悦子急匆匆地穿过人群，向台阶走去。台阶上人声杂沓。她下到了二层。尔后，又下到了靠近阪急电车售票处的一层大厅。她望了望户外。在这一两分钟内，骤雨沛然降下。雨仿佛早就

在下了，人行道已经变得湿漉漉的，猛烈的雨脚四处飞溅。悦子走近出口。她恢复了平静，安下心来，有点劳顿，感到像轻度的眩晕。她没有带雨伞。不能走到外面……不是不能走，而是没有这个必要。她站在出口的一侧，想要看看雨戛然而止后，市内电车、路标和马路对面成排的商店。但是，雨水飞溅到她所在的地方，濡湿了她的衣服下摆。出口处一阵喧嚣声。有的男人把皮包顶在头上跑了过来。洋装打扮的女人用头巾遮住秀发跑了过来。他们简直是像冲着悦子、为着悦子集合而来的。唯有她一人没有淋湿。她的四周站满了职员模样的男男女女，都像是落水的耗子。有的在抱怨，有的在说笑，他们都带着几分优越感，转过身来冲着刚才自己跑过来的雨场，久久无言无语，一齐将脸朝向纷纷扬扬下着大雨的天空。悦子的脸，也夹杂在这些濡湿了的脸中，在仰望着雨空。雨仿佛从奇高的天空直线地瞄准着这些脸，秩序井然地洒落下来。雷鸣渐渐远去。唯有暴雨的声响使人耳朵发木，心灵颤抖。偶尔划破雨声疾驰而过的汽车喇叭声、车站上的高音喇叭声，像撕裂般地呼叫，但也遮盖不过雨声。悦子离开避雨的人群，排在售票口前的长长的弯弯曲曲的无言的行列后面。阪急宝冢线上的冈町站，距梅田站约有三四十分钟的路程。快车不停这个站。丰中市迎来了因蒙受战争灾难而从大阪迁来的不计其数的人，并在市郊兴建了许多府营住宅，人口比战前增加了一倍。悦子所在的米殿村也位于丰中市内，隶属大阪府。严格地说，它不是农村。

第二节

尽管如此，如果要买点物美价廉的东西，必须花上一个多小时前往大阪购买。今天是秋分的前一天，她打算买些柚子供奉在丈夫良辅的灵前，这是他生前所爱吃的果品。不巧，百货公司水果柜台的柚子已经售完。她本无意到百货公司外面购物，不知是受到良心上的责备，还是什么莫名的冲动，她下决心想到市区繁华街去，而正当其时，她被雨阻拦了。仅此而已。除此以外，理应不会有别的什么事。悦子上了开往宝冢的慢车，坐在席位上。车窗外，雨下个不停。站在她面前的乘客摊开了一份晚报，上面的油墨香味把她从思虑中唤醒。她扫视了自己周围一圈，仿佛自己干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列车员吹响的哨音在战栗，开车时漆黑而沉重的锁链互相碾轧般地振动，电车不断地重复着这些单调的举动，一站又一站颇费力气地行进着。雨过天晴。悦子把脸转过去，定睛凝视着从云隙间射出来的几道光束。那亮光恍如伸出来的洁白而无力的手，落在大阪郊外住宅街的村落上。悦子迈着孕妇般的倦怠步子，好像有点夸张。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人提醒她注意改正。这种步法，就像淘气的孩子在朋友的后脖颈上悄悄挂上的一张纸条那样，成了她被迫接受的一种标记。从冈町站前经过八幡宫的牌坊，再穿过小都市零售杂货的繁华街，好不容易才来到屋宇稀疏的地段。由于步履缓慢，暮色已经笼罩着悦子。

府营住宅的家家户户都点燃了灯火。这儿是屋宇不计其数的、同样形式的、同样窄小的、过着同样生活的、同样贫困的、煞风景的村落。尽管通过这儿的路是一条捷径，悦子却总是回避走这条路。因为不这样她难免会清楚地窥见诸如这些屋宇的室内、便宜货的食橱、矮脚饭桌、收音机、薄毛织套坐垫，有时甚至可窥见各个角落的粗粝的伙食、浓重的水蒸气，而这些样样都使她十分恼火。她的心，大概只对幸福的想象力是发达的，她没有盼顾这些穷困，只瞥见了幸福。道

路昏暗，虫声四起，这里那里的水坑映现着垂暮的残照。左右两侧是稻田，稻穗随着带几分湿气的微风在摇曳。那黑暗的稻浪起伏的田地及低垂的稻穗，看起来不像白昼成熟稻子的辉煌，倒像无数丧魂落魄的植物的聚会。悦子绕着农村特有的、寂寞而无意义的弯曲道路，来到小河畔的小径上。这一带已属米殿村的地域。小河与小径之间是一片连绵不断的竹林。从这地方到长冈因盛产孟宗竹而闻名。竹林的尽头，是跨过架在小河上的木桥的小径所在。悦子跨过木桥，从原先是佃户人家的前面走过，穿越枫树和果树丛，再登上被茶树篱笆围着的迂回而上的台阶，到了尽头处，便是杉本家的旁门。乍一看，杉本的邸宅像幢别墅，其实它只是由于主人周全的节俭精神，在这么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使用廉价木材修盖起来的缺乏雅趣的房子罢了。悦子打开旁边的拉门，里屋传来了弟妹浅子的孩子们的笑声。孩子们又笑了起来。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不能让他们旁若无人地笑下去……悦子只是这么想，并没有下决心要阻止他们。她把购物袋放在门口的铺板上。

昭和九年，杉本弥吉在米殿村购置了一万坪① 的地皮。那是五年前他从关西商船公司退职时的事。弥吉出身于东京近郊一个佃农的家庭，他发奋攻读，大学毕业进入当时坐落在堂岛的关西商船大阪总公司，娶了东京的妻子，大半生是在大阪度过的，但是他让三个儿子都在东京接受教育。昭和九年他任专务董事，昭和十三年任公司总经理，翌年主动退职。碰巧有位老朋友去世了，杉本夫妇去给他扫墓，他们被环绕着名叫服部陵园的市营新墓地的那片土地优美的起伏所吸引，向人打听，才知道这儿叫米殿村。他们便物色了一片适合于辟为果树园、又包含了一道覆盖着竹林和栗林的斜坡的土地，在昭和十年盖起了简朴的别墅，同时委托园艺家栽培了果树。然而，这里并没有像妻儿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名副其实的别墅和过着有闲生活的根据地，而只是成为他周末度假的落脚点，他每周携带家眷乘车从大阪来到这里，以欣赏日光和摆弄田地为乐，如此而已。长子是个孱弱的业余文

艺爱好者，他对体健的父亲的这种趣味竭力唱了反调，从内心里也怀有轻视之意。结果这个谦辅总是被父亲强行拽来，无奈地同弟弟们一起挥锄耕作。大阪的实业家中，秉性吝啬、具有上方② 式的生活能力和表里一致有着快活的厌世哲学的人，不少是在地皮便宜、应酬花费不大的边远山区建造屋宇，以摆弄园地为乐，而不求在著名的海滨或温泉胜地修盖别墅。①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1坪约等于3.3平方米。②日本京都及附近地区，因明治以前日本国都在京都而得名。

杉本弥吉退职以后，便把生活的据点移到米殿来。米殿究其语源，大概是米田的意思。这里太古似乎是淹没在大海中的，如今土地相当肥沃，一万坪土地出产各种水果和蔬菜。佃农一家和三个园丁协助这个业余园艺家耕作，数年后杉本家的桃子甚至成了市场上特别珍贵的品种。杉本弥吉是冷眼旁观战争生活过来的。他想：这是独具一格的冷眼相待法，城里的那伙人由于没有先见之明，只好度着忍受配给品、不?不买高价黑市米的日子；而我有先见之明，才能这样悠然自在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就这样，他把一切都归功于先见之明，连不得已而辞职，也觉得是有先见之明的缘故。从他的神情来看，他仿佛已把退职的实业家不得不尝受的那种痛苦和倦怠、几乎等同于俘虏尝受的那种苦痛和倦怠，统统抛诸脑后了。他好像是在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述说别无恩怨者的坏话那样，讲了军部的坏话，越说越激动。他说，由于老伴患急性肺炎，他拜托大阪军司令部的友人送来了军医学发明的新药，可是这些新药毫无效力，反而把她害死了。他亲自除草，亲自耕作。农民的血液在他身上复苏，田园的趣味成为他的一种热情。妻子看不见，社会也看不见，时至今日他甚至用手擤鼻涕也无所谓了。从他那备受带金属拉锁、结实耐用的西装背心和背带折磨的衰老身躯的深处，浮现出农民般的骨骼，在过分修饰的脸庞上完全露出了一副农民的脸。看到了这张脸，这才明白，昔日让部下害怕的怒目的扬眉和炯炯的眼光，其实就是老农的一种脸型。可以说，弥吉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田地。迄今他拥有足够的住宅田地。过去，在他

的眼光里，这农艺园只不过是一块住宅用地，如今却能看到这是一块“田地”了。将所有土地形式的概念都理解

第三节

为田地的本能复苏后，他觉得他一生的业绩才变成实实在在的形式，随手可及、随心可得。他以飞黄腾达者的特有心态，蔑视他父亲，诅咒他祖父。现在看来，这种感情的根源似乎都归结在他们连一坪田地都没有这一点上。弥吉从类似报复的热情出发，在家乡的菩提寺修盖了一片偌大的祖坟。万万没有想到，良辅竟先进了这里，早知如此，当初把坟修盖在贴邻的服部陵园就好了。难得来大阪，而每次来都探望父亲的儿子们，却不理解这样一个父亲的变化。长子谦辅、次子良辅、三子辅各自心目中的父亲的形象，尽管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但都是已谢世的母亲一手培植起来的。母亲身上具有东京中流社会出身的人的通病，只许丈夫伪装成上流的实业家。连弥留之际，还禁止丈夫用手擤鼻涕，禁止他在人前抠鼻垢、喝汤时咂嘴鼓舌，以及将痰吐在火盆的灰里。可是这种种恶癖陋习却竟得到社会的宽容，甚或可能成为豪杰的昵称的依据。儿子们所看见的弥吉的变化，是一种可怜的、愚蠢的、修修补补的变化。他那副意气风发的神态，倒像是又回到了担任关西商船公司专务董事的时代，然而，他已丧失了当年那种处理事务的灵活性，成为一个极其唯我独尊的人。这很像是追赶偷菜的农民的怒吼声。二十铺席宽的客厅里，摆饰着弥吉的青铜胸像，悬挂着出自关西画坛权威手笔的肖像油画。这胸像和肖像画，都是根据像大日本某某股份公司五十年史那样浩瀚的纪念集卷首上并排着的历代总经理相片的样式制作出来的。儿子们之所以感到那完全是拼凑而成，乃是因为这个农村老头心里还有着一股硬的根性，犹如这尊胸像的姿态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徒然的倔强，那种对社会装腔作势的夸张。老实的村民对他以农村

实力人物那种带有泥土气味的妄自尊大吐露的对军部的坏话，理解为忧国至诚，就更加敬重他了。认为这样一个弥吉是俗不可耐的长子谦辅，却反而比谁都快地投靠到父亲的怀抱，这实在是一种讽刺。

他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因为有气喘的宿疾而得以免除了服兵役，可他只是在知道难以逃避征用的时候，才匆忙仰仗父亲的斡旋，被征用到米殿村邮局当个下手。他带着妻子迁居这儿以后，理应多少会引起一些争执，可谦辅把傲慢的父亲的专制当作无法捉摸，逆来顺受。在这一点上，他的冷嘲热讽的天才，十全十美地发挥了出来。战事愈演愈烈。家中三个园丁一个不剩地都出征了。其中一个是广岛青年，他让家中小学刚毕业的弟弟来顶替园丁工作。这孩子名叫三郎，母亲传给他天理教，他也是个信徒，每逢四月和十月的大祭典，他都在天理教信徒的公共宿舍里同母亲汇合，穿上背部染有白字天理教的半截外褂，到“御本殿”去参拜。……悦子把购物袋摞在铺板上，像试探反响似的一直凝望着室内的薄暮。不断响起孩子的笑声。原以为是笑声，仔细一听实际上是哭声。它在静谧的室内的黑暗中荡漾。大概是浅子忙于炊事，把孩子撂在一边的缘故吧。她是还没有从西伯利亚回来的辅的妻子，昭和二十三年春上，她带着两个孩子投奔这儿来。正好是悦子失去丈夫、由弥吉邀请她迁居这儿的前一年的事。悦子本想走进自己那间六铺席宽的房子，突然看见了气窗上透出的亮光。她记得自己并没有忘记关灯。打开拉门。弥吉正面对桌子在埋头阅读着什么，他吓了一跳，回

过头来望了望儿媳妇。悦子从他的两只胳膊缝间，瞥见了红色的皮书脊，她马上明白，他是在读悦子的日记。“我回来了。”悦子用明朗而快活的声调说。尽管眼前出现令人不快的事，事实上她的神情与独自在的时候判若两人，动作也像姑娘一般地麻利。这女子失去了丈夫，正所谓是个“已经成熟的人”。“回来了，真晚啊。”弥吉这样说道。他本想说“回来了，真早啊”，却没有把话说出来。“肚子饿坏了。刚才闲得无聊，顺手拿你的书翻了翻。”他拿出来的日记本，不知什么时候竟偷偷换成了小说。那是悦子从谦辅那里借来的翻译小说。“我很难看懂，不知道写的什么。”弥吉下身穿耕作用的旧灯笼裤，上身着军用式的衬衫，外披一件旧西服背心。近几年来，他

没有改变过这身装扮。不过，他那股子近乎卑屈的谦虚劲，比起战争期间的他，比起悦子所不了解的他来，变化就很大了。不仅如此，肉体的衰萎也呈现出来，眼神失去力度，傲慢地紧闭的双唇也微微松弛了。而且，说话的时候，像马儿那样两边嘴角积起白色唾沫泡。“没有买到柚子。找来找去还是没有买到。”“太遗憾了。”悦子跪坐在铺席上，把手探进腰带里。步行使身体发热，腰带内侧恍如温室充满了体温。她觉得自己的胸脯在冒着汗珠。是虚汗似的密度大的凉飕飕的汗珠。飘溢出的汗味儿使四周的空气发出了一股馨香，但是，它本身是凉飕飕的汗。

她感到仿佛有一种什么东西不快地紧紧束缚住整个身子。她无意中松弛了一下正襟危坐的身体。对于不太了解她的人来说，这瞬间，她的这种姿态可能会引起某种误解。弥吉也好几次将她这种姿态误以为是一种媚态。但他了解到这是她劳顿不堪时的一种无意识的举动以后，也就极力控制自己不?手探伸过去了。她将身子松弛以后，脱掉了布袜子。泥水溅在了布袜子上。布袜底呈现淡墨色的污点。弥吉等寻找续话题的机会等得不耐烦，便说道：“相当脏啊！”“嗯。路可不好走啊！”“这边雨下得很大。大阪那边也下雨了吗？”“嗯，正好在阪急买东西的时候下了。”悦子又忆起方才的那幅情景。震耳欲聋的暴雨声，以及宛如整个世界都在下雨似的阴云密布的雨空。她沉默着。她的房间仅有这么一丁点空间。在弥吉的面前，她也无所顾忌地更换衣裳。因为电力不足，室内的灯光相当昏暗。默默无言的弥吉与默默动作的悦子之间，唯有悦子解腰带时绢丝摩擦发出的声，听起来恍如生物在鸣叫。弥吉无法忍耐这长久的沉默。他意识到悦子的无言的谴责。他催促着早点用餐后，就回到了与走廊相隔的自己那八铺席宽的房间里。悦子换上便装，一边系名古屋腰带，一边走到书桌旁，将一只手绕到背后压了压腰带，另一只手懒洋洋地翻开了日记本。于是，嘴角透出了带几分作弄人的微笑。“公公不知道这是我的假日记。谁会知道这是假日记呢？谁会想到人类竟能把自己的心如此巧妙

地伪装起来呢？”恰巧翻到昨天的一页，她把脸俯在昏暗的纸面上阅读起来。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今日一天平安无事地度过了。秋老虎的闷热已经过去。庭院里虫声四起。早晨，我到村里配给所领取了配给的黄酱。据说，配给所的小孩儿得了肺炎，好不容易才打了盘尼西林，他得救了。虽说是他人的事，可自己也觉放心。过农村的生活，必须有颗单纯的心。好歹我在这方面也有些涵养，能顶一个人用。并不寂寞。不再寂寞了。决不再寂寞了。近来我也理解了农闲期农民悠闲的安息心情。我沉湎在公公大方的爱之中，仿佛又回到了十五六岁的往昔的心境。在这世界上，只需要有单纯的心、朴素的灵魂就足够了。除此以外，我觉得什么都不需要了。在这世界上，只需要运动自己的躯体来从事劳动的人，而城市生活，犹如沼泽地般的心灵上的交易早晚是会泯灭的。我的手已打起水泡。公公也表扬了我，说这才是一双真正的不愧为人的手。我变得不会生气、不会忧郁了。近来那么多折磨过我的不幸的往事、丈夫谢世的往事，也变得不那么折磨我了。投在秋日明媚阳光的温柔的怀抱中，我的心胸变得宽容了，不论面对任何事物，都抱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想起S的故事。她的境遇同我一样，成为我心中的伴侣。她也失去了丈夫。一想到她的不幸，我也得到了安慰。S真是个心地善良、心灵纯洁美好的寡妇，她早晚总会有机会再婚，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她再婚之前，本想好好叙谈叙谈，可我们分别在东京和这儿两地，难得有邂逅的机会。哪怕能接到一封她的来信也好啊！……“即使首字母相同，但换成了女性，他人也就不晓得了。S这个

第四节

名字出现得太频繁了。不过，没有证据，也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对我来说，这是假日记。但人也不可能老实到像假的那样……”她模仿将那种伪善记录下来时的本意，在心中重新书写了一遍。“即使是重写了，但这并非我的本意。”她作了这样的辩解，又重新书写了一遍。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痛苦的一天过去了。为什么又能把这一天打发过去呢？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清晨，我到村里的配给所领取了黄酱。据说，配给所的小孩儿得了肺炎，好不容易才打了盘尼西林，他得救了。真遗憾！要是背地里到处都说我坏话的那个老板娘的孩子死了，也许还能多少给我带来点安慰。过农村的生活，需要有颗纯洁的心。然而，杉本家的人们却怀着腐败了的、柔弱的、容易受伤害的虚荣心，这样，过乡间生活就愈发痛苦了。我当然热爱纯洁的心。我甚至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纯洁的躯体内蕴藏着纯洁的灵魂更美的了。但是，当我站在我的心与那样的心之间的深深的隔阂面前时，我又能做些什么呢？世上哪儿还有什么比企图从金钱里面达到金钱外面的努力更难堪更痛苦的事呢？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在没有洞穴的铜币上凿开一个洞穴。那就是自杀。我屡屡下决心要拼命接近它。它却逃之夭夭。它逃到无边无际的另一个世界。于是，又只有我独自被遗留在寂寞中……我的手指打起了水泡，这是愚蠢的闹剧。……但是，悦子的信条是：不过分认真地思考问题。赤脚走路，

难免会伤脚。如同要走路就要穿鞋一样，要活下去就要有什么现成的“信念”。悦子没有心事地翻阅着日记本，心中暗自嘀咕。“尽管如此，我还是幸福的。我是幸福的。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第一，没有证据。”她将微微发暗的页码翻了过去。接着是洁白的页，一页一页地翻下去。片刻，将这一年幸福的日记翻完了……杉本家的饭食有一种奇妙的习惯。他们分四组用膳，那就是住二楼的谦辅夫妇、楼

下一隅的浅子和孩子们、另一隅的弥吉和悦子，以及住女佣室的三郎和美代，这个美代只负责烧四组的米饭，家常菜肴则由四组各自烹调，分别进餐。说起来，这种奇妙的习惯，源于弥吉的利己主义，每月他发给其他两家人一些生活费，任他们在这范围内自由支配。他认为，唯独自己没有理由陪他们一起吃俭省的伙食。他所以将在良辅死后无依无靠的悦子唤到自己的身边，不过是因为看中了她能烧一手好菜肴。这只不过是一种单纯的动机罢了。收获水果和蔬菜时，弥吉把最上等的留给自己，剩下的分给其他各家。栗子中最上等的是芝栗，只有弥吉一人有权捡这种果实。其他家的人都不许捡的。唯独悦子例外，可以分享弥吉的份儿。弥吉在下决心将这种特权给予悦子的时候，也许心中早已萌生了什么念头。平时弥吉总是想：得到最上等的芝栗、最上等的葡萄、最上等的富有柿、最上等的草莓、最上等的水蜜桃的分配权，是值得用任何代价来偿还的。悦子刚来不久，这种特权就成为其他两家人的妒忌和羡慕的目标。突然间，这妒忌和羡慕又酿成含有恶意的猜测。而且，这种煞有

介事的流言飞语，带来了一种暗示，似乎达到了左右弥吉的行动的地步。然而，他们看到事情的演变证实并不怎么符合他们的猜测的时候，反而连作出这种猜测的人对自己的猜测也难以相信了。失去丈夫还不到一年的女人，怎么会有意委身于自己的公公呢？年纪尚轻，还有机会再婚，怎么会主动做出葬送自己后半生的举动来呢？那样一个六十开外的老人，有什么值得委身于他呢？她虽是个无所依靠的女人，但难道会干出最近流行的那种“为了享受现成的”行为来吗？种种揣摩臆测又在悦子周围筑起了好奇的篱笆。悦子在这道篱笆里，终日寂寞地、倦怠地，然而却是不避人眼目、豁达而邋遢地来回走动。就像一头走兽。谦辅和妻子千惠子在二楼起居室共进晚餐。千惠子对丈夫的犬儒派① 思想产生共鸣而结了婚。共鸣的动因本身具备各自的退路，结果千惠子即使看到谦辅过分的无所作为，也不曾感到婚姻生活的幻灭。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这一对过时的文学青年和少女，是

在“人世间最愚蠢的行为就是结婚”的信念下结婚的。尽管如此，两人仍然不时并肩坐在二楼凸窗边上，在朗读波德莱尔的散文诗。“老爸也怪可怜的，都这把年纪了，心里还埋着烦恼的种子。”谦辅说，“刚才我从悦子的房间门口路过，她理应不在家，却亮着灯。我悄悄地走了进去，只见老爸专心致志地偷看悦子的日记。真是热①希腊哲学流派之一，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基督教时期活动。该派主张破坏社会常规，返归“自然的”生活。

心啊，连我站在他的后面，他都没有察觉，我招呼一声，他吓得几乎跳了起来。后来，他恢复了威严，瞪了我一眼，那张可怕的面孔，甚至使我想起小时候最害怕瞧的他那张怒气冲冲的脸。尔后他这么说：你要是告诉悦子我看了她的日记，我就把你们夫妇俩从这个家撵走！”“父亲他担心什么呢，要看人家的日记？”“最近悦子不知怎的，总是心神不定。他大概是放心不下吧，但老爸可能还没有留意到悦子在迷恋三郎呐。这是我的判断。她是个聪明的女子，怎么会在日记本上露出破绽来呢？”“三郎？我无法相信。不过，我一向钦佩你的眼力，就当有这回事吧。悦子这个人很不明朗，如果她想说就说，想干就干，我们也会支持的嘛。这样三郎他或许会轻松些。”“言行不一才有意思呐。以父亲来说吧，自从悦子来后他简直变得没有志气了，不是吗？”“不，土地改革以后，父亲就有点沮丧了。”“这倒也是。不过，父亲是佃农的儿子，自从意识到自己‘拥有土地’这个事实之后，他就像士兵当上了下士官那样神气。他甚至立下这样一条稀奇的处世训条：没有土地的人为了拥有土地，无论谁都非得经过先当三十多年的轮船公司职员，进而爬上公司经理这个过程不可。而且，父亲还尽量将这个过程装饰得难乎其难，这就是他的一种乐趣。战争期间，父亲可威风了，他曾用讲述昔日狡猾的友人因买卖股票而发财一事那样的口吻，议论着东条。当时我是邮局职员，恭恭敬敬地聆听了他的讲话。父亲不是在外地主，战争结束后进行土

地改革时，这片土地没有蒙受多大的损失。然而，佃农大仓那家伙曾用便宜得像白给一样的价钱购置了土地，成为土地

第五节

所有者一事，就给了他相当沉重的打击。‘要都像他那样，我何苦辛辛苦苦六十年呢？’自那以后，这句话就成了父亲的口头禅。这种坐享其成、成为土地所有者的家伙慢慢地涌现出来，父亲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缘由于此，父亲变得多愁善感了。这回人家说他是时代的牺牲者，他对这种气氛是有几分满意的。要是在他意志最消沉的时候送来战犯逮捕令，把他带到巢鸭监狱，也许他还会变得更年轻些呐。”“不管怎么说，悦子几乎不知道父亲的压制，所以是幸福的。她这个人相当忧郁，又相当明朗，感情是复杂的。三郎的事另当别论，在丈夫服丧期间怎么可能成为父亲的情妇呢？就是这点，我百思不得其解啊。”“不，那说明她是个格外单纯而又脆弱的女人，是个像决不逆风摆动的柳树般的女人，是个死守贞节的女人，所以不知什么时候对象变了，她却还没有察觉呢。她被刮到尘土飞扬的风中，紧紧抱住一个人，以为是丈夫，岂料竟是别的男人。”谦辅是个与不可知论无缘的怀疑派，他自诩对人生有其相当透彻的见解。……就是入夜了，三家人也是互不相干地度过的。浅子忙于照料孩子，陪伴早睡的孩子躺下，自己也进入了梦乡。谦辅夫妇没有从二楼下来。透过二楼的窗玻璃，可以望见远方的不陡的沙丘，沙丘上洒上了府营住宅的灯火。由此及彼地伸展的，只是一片阴黑的海洋般的田地。那些灯火，恍如岛上滨海街的灯光，看上去市镇是庄严而异常的热闹。可以想象出在市镇那些寂静的宗

教集会上，木木然的人们在灯光下沉浸在心旷神怡的境界中的情形；也可以想象出在沉默中的、精心而冷静的、费了相当长时间的杀人，就是在灯下一一完成的。尽管清楚地知道那里的生活比这里更单调、更贫困……倘使悦子也能将府营住宅当作这样的灯火的聚光，那么她的心也许不至于被带到嫌恶的境地。繁密的灯火，又恰似发光的羽虫群猬集在朽木上，让翅膀静静地歇息。阪急电车的汽笛声偶尔要

响彻夜空，在夜间远近的田园里引起回声。这种时候，电车宛如几十只一齐放生的夜鸟发出凶狠的啼鸣而迅速地飞回自己的巢穴似的，呼啸疾驰而过。汽笛的嘶叫震荡着夜间的空气，声音有点惊人；抬头仰望，看到听不见声音的远雷在夜空的一角划出一道深蓝，消逝了。这情景，正是这个季节的景象。晚餐以后到就寝之前的这段时间，谁也不会到悦子和弥吉的房间去。原先谦辅为了消磨时光，曾来过闲聊天。浅子也曾带着孩子来过。大家相聚一堂，热热闹闹地度过了夜晚。可是，弥吉那不悦的神色越来越露骨，所以大家都却步了。因为在他同悦子二人单独在一起的数小时里，弥吉实在不愿意旁人来打扰。话虽这么说，但在这段时间里，并不是要干什么事。有时晚上是下围棋度过的，悦子从弥吉那里学会了下围棋。弥吉只有向年轻女子夸耀教授棋艺这一招，此外别无他技。今晚两人也是围着棋盘在对弈。悦子愉悦于她的手指触及棋子的冷酷无情的分量，她的手不停地在棋盒子里摆弄，她的眼睛却像着了迷似的紧紧盯住棋盘不放。她这副神情，确是不寻常的热衷下棋的态势。其实，她只不过是被棋

盘上那些清晰的黑线的纵横交错和那些毫无意义的准确性所吸引罢了。有时候，连弥吉也怀疑悦子究竟是不是热衷于弈战。他看见在自己的眼前，一个毫无羞涩、沉湎在卑俗、安然的愉悦中的女子微微张开的嘴角露出了洁白得近乎发青的犀利的牙齿。有时候，她的棋子敲在棋盘上，发出了响亮的声音。简直像敲击什么东西似的。就像敲击猛袭过来的猎犬似的。……这种时候，弥吉有点蹊跷，一边偷看着儿媳的脸，一边示范似的下了稳健的一着。“气势真非凡啊！简直像宫本武藏① 和佐佐木小次郎在岩流岛上决斗的场面嘛。”悦子的背后，传来了用力踩踏走廊的沉重的脚步声。这不像是女人轻盈的脚步声，也不像中年男子沉郁的脚步声，而是朝气蓬勃的热情的重量集中在脚掌上的脚步声。这踩在黑夜的廊道木板上发出的吱吱的响声，宛如在呻吟，在呐喊。悦子下棋子的手指僵硬了。莫如说她的手指好不容易才得到棋子的支撑更为确切些。她必须将不由自主地战栗起来的

手指紧紧地缚在棋子上。为此，悦子佯装长时间的考虑。但是，那不是难走的一着。不能让公公怀疑这一不大相称的长时间的考虑。拉门打开了。跪坐着的三郎只把头探了进来，悦子听见他这样说道："请歇息吧！""啊！"①宫本武藏（ 约1584—1645 ），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剑客，因与佐佐木在岩流岛上决斗获胜而闻名遐迩。

弥吉应了一声，依然低着头下棋。悦子凝视着他那执拗的、骨节突起的又老又丑的手指。她没有回答三郎，也没有回头望望拉门那边。拉门关上了。脚步声朝美代寝室相反方向的朝西的一间三铺席宽的寝室走去了。

第一节

狗的远吠声划破了夜空，使农村的夜晚显得更加凄厉可怖。后面的小仓库里拴着一只名叫玛基的塞特种老猎狗。偶尔，成群的野狗也从连接着果园的稀疏丛林中通过。玛基竖起耳朵，发出了长长的令人厌恶的吠声，仿佛在控诉自己的孤独。野狗通过时弄得矮竹丛沙沙作响，并猝然止步，顺声呼应。听觉敏锐的悦子被吵醒了。悦子只睡了约莫一个多小时。离清晨的到来，还需要尽义务般的长时间睡眠。她探寻了应系于明天的希望。哪怕是极微小的、极一般的希望也好。没有希望，人就无法将生命延长到明天。人为了明天，需要施舍诸如留在明天缝补的东西、明天起程的旅行车票、留在明天饮用的瓶子里的剩酒一类的东西。于是，这才被允许迎接黎明。悦子施舍什么呢？对了，她施舍两双袜子吧，一双深蓝色的，一双茶色的。对悦子来说，将这两双袜子送给三郎，就是明天的全部。悦子像信心十足的女子那样，发现了这个希望所具有的空洞而又清净的意义。她拽着这两根纤细的绳子—深蓝色和茶色的纤细的绳子，悬挂在仿佛不可理解的、胖乎乎的、漆黑的、暗淡的气球般的“明天”上，不考虑向何处去。“不考虑”本身就是悦子的幸福的根

据、生存的理由。直至现在，悦子的全身依然笼罩在弥吉那执拗的、骨节突出的、粗糙的手指的触觉之中，一两个小时的睡眠是无法把它拂去的。接受过骸骨的爱抚的女人，再也无法从这种爱抚中摆脱出来。悦子的全身留下的是皮肤上的假想皮肤的感触，它是比蝴蝶将要脱蛹而出时的蛹壳还薄的、像被涂抹过肉眼看不见的颜料之后半干而透明的东西。一动身子，眼前就仿佛可以看见它在黑暗中的一大片裂璺。悦子用逐渐习惯于黑暗的目光，环顾了四周。弥吉没有打鼾。隐约可见他的脖颈，像去了毛的鸟一般。搁板上的座钟的滴答声、地板下的蟋蟀声，给这黑夜画出了这个世界仅有的轮廓。不然，这黑夜已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了。这黑夜沉重地压在悦子的身上，不顾一切地

将悦子推向凝固的恐怖之中，就像坠落在琼脂凝冻中的苍蝇一样。悦子好不容易才微微地抬起头来。百宝架橱门上的螺钿发出了蓝色的光。……她紧紧地闭上了双眼。记忆恢复了。这仅仅是半年前的往事。悦子来到这个家不久，常爱独自外出散步，很快就被村里人称为怪人。悦子并不理会这些，仍然独自散步。她那孕妇般走路的模样，就是这时候开始引起人们注目的。凡看到她的人，无不断定她是个有过自甘堕落的历史的女人。从杉本家的土地一隅，隔河可以望及服部陵园的大致轮廓。要不是春分秋分时节，来扫墓的人是甚少的。一到晌午，在广阔的墓地台地上，并排着无数洁白的墓碑，其可爱的影子一一落在旁边的土地上。掩映在丘陵森林中起起伏伏的墓地的景致，是明朗而清洁的。偶尔从远处还望见一座花岗岩墓，洁白的石英在阳光照耀下闪

烁着辉光。悦子特别喜爱扩展在这墓地上的天空之博大，特别喜爱贯穿墓地的宽阔的散步道之宁静。这种洁白明朗的静谧，伴随野草的清香和幼树的温馨，仿佛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使她的灵魂裸露。这是采花摘草的季节。悦子沿着小河畔边走边采摘鸡儿肠和笔头草，然后放进袖兜里。小河一处的水溢了出来，漫到草地上。那里有芹菜。小河钻过一座桥，横穿从大阪直通往墓地门前的水泥路的终点。悦子绕过陵园入口的圆形草地，向散步道走去。她觉得有点奇怪，自己竟有这般闲暇。这难道不正像缓期执行那样的闲暇吗？悦子从正在练棒球投球的孩子旁边走过。走了一程，走进方才的小河畔的篱笆里，来到了还没有立墓碑的草地。正想坐下来，悦子看见一个少年仰脸躺着，将一本书举到面前，在专心地阅读着。原来是三郎。他感到有人影投射在自己脸上，便敏捷地抬起了上半身，招呼了一声："少奶奶！"这时，悦子袖兜里的鸡儿肠和笔头草劈头盖脑地落在了他的脸上。这时，三郎脸上所泛起的瞬间的表情变化，明显地给悦子带来了清爽而明晰的喜悦，犹如一个易解的简单方程式。因为他起初以为纷纷落在自己脸上的野草，是悦子开的玩笑，于是，有点小题大做地把

身子躲闪开了。接着，他从悦子的表情看出，这纯是偶发事件，而不是在开玩笑。这一瞬间，他有点对不住似的露出非常认真的眼神，站了起来。然后，又猫腰帮着悦子把洒落的鸡儿肠捡了起来。后来，悦子想起她当时是这样问的："在干什么呢？""在看书。"

他面红耳赤，出示了一本讲谈① 本。他说话的那种口吻，悦子当时认为是一种军人腔调。但是，他今年才十八岁，不可能在军队里待过。原来是生于广岛的三郎为了模仿标准语才使用那种腔调的。接着，三郎主动提起，有一回他到村里领取配给面包，回来的路上偷懒被少奶奶发现了。这番吐露，与其说是自我辩解，不如说带有讨好的意思。悦子说：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她记得自己好像还问过一些有关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灾害情况。他回答说：他家距广岛市较远，没有遭难，但亲戚中也有全家遇难的。说到这里，话题就完了。更确切地说，当时悦子觉得三郎似乎还要询问自己什么，但他客气地没有问。悦子心想：初次看到三郎的时候，我觉得他像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陵园的草地上，见到他那副模样的时候，以为他有多大年龄了呢？我已记不清楚了。只是，当时还是春天，他却穿了件打满补丁的布衬衫，敞开了胸怀，把袖管卷起，说不定是介意袖子太破的缘故吧。他的胳膊很壮实，城市的男子不到二十五岁不可能有这样壮实的胳膊。而且，这双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成熟胳膊，对自己的这种成熟仿佛感到害羞似的，密密麻麻地长出了金黄色的汗毛。……不知为什么，悦子竟用类似责难的目光凝视着他。这种目光是与悦子不相称的，但她只好如此。他是不是觉察到了什么呢？不至于吧。他只是意识到难以对付的主人家又来了一个麻烦的妇女。他的声音！是带鼻音的、不引人注意的，还有几分忧郁但依然像孩子似的声音。他讷讷寡言，他的话像逐句吐出来似的。其分量就像①日本大众说唱艺术的一种。

第二节

质朴野性的果实那样沉重……尽管如此，第二天照面的时候，悦子早就可以不动任何感情地注视着他了。就是说，不是用责难的目光，而是代之报以微笑了。对！……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且说来到这儿约莫过了一个月的光景，有一天，弥吉托悦子翻新耕作用的旧西服和裤子。因弥吉急用，她一直缝到当天的夜半更深。凌晨一点，理应早已歇息的弥吉竟走进了悦子的房间，表扬了她的热心，还穿上了翻新的西服，沉默良久，抽着烟斗……“近来睡得好吗？”弥吉问道。“嗯。同东京不一样，这里非常安静……”“撒谎！”弥吉又说了一句。悦子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说实在的，近来睡得不好，正在犯愁呢，肯定是太安静了，我想是过于安静的缘故吧。”“这可不行。不把你叫来就好。”弥吉说。弥吉在托词里，添加了几许公司董事派头的苦味。悦子下决心接受弥吉邀请来米殿村的时候，她已经预料到这样的夜晚会来到的。毋宁说，她希望这一天的到来。丈夫过世时，悦子曾希望像印度的寡妇那样殉死。她所幻想的殉死是很奇怪的。不是为丈夫之死而殉葬，而是为妒忌丈夫而殉死。而且，她所希望的并不是一般的死，而是最耗时间的、最缓慢的死。或者是妒忌心重的悦子在寻求决不害怕妒忌的对象呢？或者是毫无目的的贪婪在那宛如寻求腐肉般的卑鄙的欲望后面，还有一种活生生的独占欲在蠢动呢？丈夫的死……秋天即将逝去的一天，停靠在传染病医院门口的

灵车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搬运工把灵柩抬起来，从潮乎乎的散发着焚香和发霉味还有别的死亡气味的地下太平间—落满尘土的、变成灰色的肮脏得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造白莲花、铺上供守灵用的潮湿的铺席、放置着搬运尸体用的褪了色的人造革床、设有不断交替安放新灵牌的灵堂般的佛坛的太平间—登上了缓缓的水泥地斜坡，其中一个搬运工脚蹬军靴，走在水泥地板上发出鞋钉磨牙般的咯咯声。通向后门的门扉敞开了……当时，悦子还不曾见识过雪崩般投射进来的日光

那样令人感动的大量日光。十一月初，到处都是泛滥的日光，到处都充满了透明的温泉般的日光。传染病医院的后门，是朝向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平坦盆地的市镇。从远方而来的中央线电车斜斜地奔驰，掩映在尖梢已经枯萎的草丛中的土堤上。市镇的一半被木造新房和建造中的房子掩埋了，另一半依然是一片长满杂草的布满瓦砾、垃圾的废墟。十一月的日光，占据了这座市镇。其间有一条明亮的公路，自行车的车把闪烁着亮光在奔驰。不仅如此，废墟上的垃圾堆里，啤酒瓶碎片般的东西也发出了耀眼的光。这光芒恍如瀑布一齐倾泻在灵柩以及尾随灵柩的悦子身上。灵车的发动机启动了。悦子从灵柩后面登上了放下帷子的车里。到达火葬场之前，一路上她所思所想的不是妒忌，也不是死亡。净是想着方才袭击自己的强烈的光芒。她身穿丧服，在膝盖上将手中的秋天的花束倒了倒手。有菊花、胡枝子、桔梗，还有因为彻夜守灵的疲劳而蔫了的大波斯菊。丧服膝盖的部位染了一点黄花粉的污渍，悦子任由它了。

沐浴着这种光，她有什么感觉呢？觉得解放了？觉得从妒忌中、从难以成眠的无数之夜中、从丈夫突发的热病中、从传染病医院中、从可怕的深夜的梦呓中、从臭气中、从死亡中得到了解放？难道对这种强烈的光芒存在于地上，悦子依然感到妒忌？难道对这种妒忌的感动是出自她的唯一永恒的感动习癖？解放的感情，理应是一种新鲜的否认的感情，连解放本身都不断被加以否认的感情。出笼那一瞬间的狮子，甚至比本来就在荒野的狮子拥有更加广阔的世界。在被捕期间，对它而言，只存在两个世界。就是说，笼内的世界和笼外的世界。它被放了。它吼叫。它伤人、吃人。它感到不满，既非笼中又非笼外的第三个世界不存在……然而，悦子的心与这些东西毫无缘分。她的灵魂只知道承认……悦子在传染病医院后门所沐浴的日光，只能认为是无可奈何地充满在地上的天大的浪费。对她来说，毕竟还是灵车内的昏暗更痛快些。坐在丈夫的灵柩上，随着车身的摇晃，好像有些东西咯噔咯噔地在晃动。莫非是放在棺柩里的丈夫珍藏的烟斗碰撞

在棺木板上发出的声音？要是用什么东西包裹起来就好了。悦子伸手从白色柩布的外侧抚摸发出声音的地方。于是，像是烟斗的东西，屏住了气息似的不响了。悦子掀起帷子，看见从半道上走在这辆灵车前面的另一辆灵车在放慢速度，正在驶入混凝土的广场，它是由特大的炉子似的建筑和休息室围起来的，实在是大煞风景。这儿是火葬场。现在悦子还记得，那时候自己是这样想的：我不是去焚烧丈夫的尸体，而是去焚烧我的妒忌。……但是，就算是把丈夫的尸体焚烧了，是不是可以烧掉了她

第三节

的妒忌呢？毋宁说，妒忌是从丈夫那里传染过来的病毒一般的东西。它冒犯肉体，触犯神经，侵蚀了骨骼。若要把妒忌烧掉，那么，她就必须跟随灵柩步入那座高炉般的建筑物的深处，除此别无他途。丈夫良辅在发病的前三天，没有回家。他在公司上班。他似乎是不会沉耽于色事而歇工的，只是不愿回到悦子盼望他回去的家，因为他无法忍受悦子的妒忌。一天里悦子曾五次走到附近的公用电话亭前，可还是犹犹豫豫，没有挂这个电话。倘使往公司挂电话，他一定会接的。他在电话里绝不会讲粗暴的话。然而，他的辩解，是温柔得像撒娇的猫一般的辩解，是故意带着娇气的大阪口音、令人想象到他细心地将烟蒂插在烟灰缸里的动作的辩解，这更加增添了悦子的痛苦。所以她宁可愿意从良辅的嘴里听到粗暴的咒骂。眼看着这种责骂将从这个彪形大汉的嘴里脱口而出，他却用了亲切的声音反复地说，他保证无论如何也绝不爽约。悦子无法抵抗。再说，与其听这类话，不如强忍着不挂电话更好些呢。“……在这里很难说清楚。昨天傍晚，在银座遇见了一个老朋友，他邀我去打麻将了。他是工商部官员，不能怠慢的……什么？今儿我会回家的。一下班马上回去……不过，工作堆积如山啊。准备晚饭？准备不准备都可以……随便好……假使我吃过了，回去再吃一遍嘛……谈到这儿吧。川路君在电话旁边，他说羡慕咱们的恩爱呐……哦，知道了。知道了……那么，再见……”爱虚荣的良辅在同事之间，仍然装出一副平庸的幸福样子。悦子在等待。她继续在等待。他没有回家。他回来后难得在家过的晚上，悦子可曾有一次质问他或者责备他？她只是用略带哀婉的目光仰望着丈夫。这双像母狗般的眼睛、无言的哀伤的眼睛，触怒了良辅。妻子

所期待的东西，她的手活像乞丐乞食的手、她的眼睛活像乞食的眼睛那样地期待的东西……它使良辅嗅到了被剥掉生活的一切细部之后只剩下丑陋骨骼的夫妻关系的寂寞和恐怖。他把健壮的、不如说是

把笨重的背脊向着她做出睡觉的样子。一个夏天的夜晚，良辅正在睡眠，被妻子吻了吻身体，他说梦话似的啧啧嘟哝了一句：“无耻！”便扇了妻子一记耳光，恍如拍打叮在自己身上的蚊子，完全无动于衷。丈夫煽起悦子的妒忌，并以此为乐事，是从这年夏天开始的。悦子看见丈夫陌生的领带不断增多。一天早晨，丈夫把妻子唤到穿衣镜前让她结领带。悦子忧喜参半，手指颤抖，没有把领带结好。结完，良辅不高兴地离开了她，说：“怎么样，花样不错吧？”“哟，我可没注意。新的吧。买来的吗？”“瞧你那张脸。明明早就察觉了……”“……挺合适的。”“敢情合适！”良辅似乎有意让人窥见书桌抽屉里露出来的那女人的手绢，上面浸足了廉价的香水。还有更令人讨厌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家中散发出菜般的恶臭……悦子划了火柴，将他摆在桌面上的女人照片一张张地烧掉了。让她这样做的，是丈夫将要采取的行动。丈夫回到家中，张嘴就问照片怎么样啦。悦子站在那里，一只手拿着砒霜剂，一只手端着盛满水的玻璃杯。他从悦子手中将她要吞服的药打落在地。一刹那间，悦子摔倒在镜子上，把额头也划破了。这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丈夫爱抚得这么热烈！这出于一时冲动的、仅只这一夜的风暴！这幸福的带有污辱性质的肖像画！

悦子决心第二次服毒的夜晚，丈夫回家来了……接着，两天后发病……两周后就死去了。“头痛。头痛得难以忍受啊。”良辅站在门口不想进屋，说了这么一句。悦子觉得丈夫回来，仿佛是为了阻挠自己方才要服毒的决心，并以此来折磨自己。平时嫌恶自己的丈夫回家带来的喜悦，今晚真的是不见了。她带着淡漠的心绪，将手支在拉门上，俯视着在昏暗的门口坐下不动的丈夫而感到自豪。以死为诱饵好不容易才赎回的自豪，竟然使自己没有察觉到不知什么时候那死的念头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您喝酒了？”良辅摇了摇头，抬头瞥了妻子一眼。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时他仰望妻子的眼睛会映现出妻子那如狗般的眼神，那是他平时只能带着嫌恶去看的眼神。这种停滞的热切

渴望的眼神，这种家畜对自己体内生的病不知所以然，困惑地一个劲诉苦似的仰望着主人的眼神。良辅大概感到在自己体内第一次产生了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他有点忐忑不安了。这就是病。但所谓病又不仅仅是这种东西。……此后的十六天，是悦子最幸福的短暂时期……新婚旅行和丈夫的死，与这幸福的短暂时期何其相似啊！悦子与丈夫是奔向死的地方旅行去的。与新婚旅行一样，这是一种残酷驱使激越的身心和不知疲劳、不厌倦的欲望和痛苦……因高烧而魇住、裸露胸口的躺卧着的丈夫，被死神的伶俐技巧所操纵，像新娘子一般地在呻吟。得了脑病的最后几天，他像做体操似的忽然抬起上半身，伸出干涸的舌头，露出被牙龈渗出的血染成红土色的门牙，大声地笑了……新婚之夜的翌晨，在热海饭店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他也曾这

样大声地笑过。他打开窗户，鸟瞰着缓缓起伏的草坪。饭店里住着一家带着灵赛犬的德国人。这家人的一个五六?的男孩儿，想带赛犬外出散步。这时，赛犬看见一只猫从草坪的灌木丛后面穿过，就跑了过去。男孩儿忘了撒开手中的锁链，被赛犬一拽，一屁股蹲在草地上了……看到这般情景，良辅天真而快活地笑了。他露出牙齿，无忧无虑地笑了。悦子从未见过他这样放声大笑。悦子趿着拖鞋也跑到了窗边。那草地上的晨光，与庭园尽头的耀光连成了一片。由于坡度的巧妙布局，庭园尽头仿佛紧连接海滨似的。两人然后下到一楼大厅。挂在柱子上的信插上张贴了一张写着“请自由阅览”的招贴，还插着各种颜色的导游图。经过这里时，良辅顺手从中抽出一张，等候端来早餐的这段时间里，他麻利地把它折叠成滑翔机。餐桌就在临庭园的窗边。“瞧！”丈夫说。他从窗口将叠好的滑翔机朝海的方向放飞了……太无聊了。这只不过是良辅讨好撒娇的女子时所施展的得心应手的一招罢了……不过，那时候良辅确是真心要取悦悦子的。确是真心要诓骗这位新妻的。多么诚实啊！……悦子家还有财产。那是财主世家，当时只剩下父女二人。她家继承的是战国时代名将的血统，拥有固定不变的财产。战争结束了，财产税、父亲的死、悦子所继承的

少得可怜的股票……且不说这些，住在热海饭店的那天早晨，两人是名副其实的两个人。良辅的热病，再次把两人置于仅有两人的孤独中。悦子一无遗漏地、多么贪婪多么无聊地尽情享受着这出乎意料地重新降临在她身上的凄惨的幸福！她的看护，有些地方连第三者都会背过脸去。伤寒的诊断需费时日。长期以来，他被误认为是古怪的顽固的卡他性感冒。不时的头痛、失眠、全无食欲……尽管如此，伤寒初期

症状的两个特征，即间歇性发烧和体温与脉搏的不均衡却没有出现。发病的头两天，头痛和全身倦怠，没有发烧。那次回家次日，良辅向公司请了假。这一天，他难得像到别人家去玩的孩子那样，老老实实地拾掇东西就过去了。低烧的酸软的体内，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不安。悦子端着咖啡走进了良辅的六铺席宽的书斋。他身穿藏青地碎白花布便服，成大字形地躺在铺席上。他试着一个劲地紧咬着嘴唇。嘴唇没有肿，他却觉得肿了。良辅一见悦子走进来就说："不要咖啡。"她踌躇的当儿，他又说："给我把腰带结转到前面来。硌得难受……自己转太麻烦啦。"很久以来，良辅讨厌悦子触摸他的身体……连穿西服上衣，他都不愿意让妻子帮忙。今天不知他是怎么回事？悦子将咖啡托盘放在桌面上，然后跪坐在良辅的身边。"你干吗！像个女按摩师。"丈夫说。悦子将手探入他的腰身下面，把绞缬染花布腰带的粗结拽了上去。良辅连抬也不想抬一下身子。肥厚的身躯妄自尊大地压在悦子纤弱的手上，她的手腕痛极了。尽管疼痛，她还惋惜这动作仅用数秒钟就完成了呢。"这样躺着，干脆睡觉不好吗？我这就给您铺铺盖好吗？""你别管！这样更舒服些。""好像比刚才更烧了，是吗？""同刚才一样。是正常体温。"

第四节

这时，悦子竟斗胆做出连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动作。她把嘴唇贴在丈夫的额头上测试了一下热度。良辅一声不言。眼睛在紧闭的眼睑里倦怠地活动着。他那油亮、肮脏、粗糙的额头皮肤……对了，不久它将会变成伤寒特有的、失去发汗机能的、干燥着火的额头，变成失去常态的额头……再不久，变成土色的死人额头……次日晚上开始，良辅的热度突然升到三十九度八。他诉说腰痛，诉说头痛。他不停地转动着头部，找枕头上的凉爽的地方，弄得枕巾全是发油和头皮屑。从这天晚上起，悦子给他枕上冰枕。他勉强接受了流质食物。悦子将苹果榨成果汁倒在鸭嘴壶里让丈夫喝。次日早晨出诊的医生说：只是患感冒而已。悦子心想：这样，我看到丈夫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回到了我的跟前。犹如看到漂流到膝前的漂流物一样，我蹲下来仔细地检查了在水面上的这具奇异的痛苦的肉体。我每天活像渔夫的妻子，每天都来到海边孤身独影地过着等待的生活。这样，终于发现在海湾岩石缝的混浊的水里，漂浮着一具尸体。那是还有生命的肉体。我当场从水里把它打捞上来了吗？不！没有打捞上来。我只是热心地，以那真正孜孜不倦的努力和热情，蹲下来定睛凝视着水面。而且，一直看守着这具还有生命的躯体，直到它整个被水淹没，再也不会呻吟，再也不会叫唤，再也不会呼出热气为止……我知道，倘使让这漂流物复苏，无疑它会立即抛弃我，然后被海潮送到无限的远方，逃之夭夭。也许下次再也不会回到我的跟前。她心里还想：尽管我的看护存在无目的的热情，可是谁能理解它呢？谁能理解丈夫弥留之际我所淌流的泪水，原来就是同烧毁我自己每天的时光的这股热情告别的泪水呢？……

悦子想起丈夫躺在出租汽车车厢里，前往丈夫所熟悉的小石川内科博士的医院住院当天的事。其后，住院的第三天，照片上的女人到病房来探视丈夫，她同这女人激烈地争吵起来……这女人是怎样打听

到的呢？难道是从前来探病的同事的嘴里了解到的？按理说，同事是不了解任何情况的。抑或是那些女人像狗一样，嗅到了病的气味才知道的？……又一个女人来了。一个女人接连三天都前来。又一个女人前来探视。有时两个女人偶尔碰上，相互交换了蔑视的目光就匆匆离去……悦子不希望任何人前来侵犯唯有他俩存在的这个孤岛。第一次给米殿发病危电报的，是在他断气之后。确定丈夫的病名那天的事，在悦子的记忆中，是曾使悦子高兴过的。提起这家医院，二楼上只有三间并排的病房。走廊尽头是一扇窗。从这煞风景的窗，可以望到煞风景的市镇的风景。那走廊上飘荡着来苏儿的气味。悦子很喜欢这种气味。每次丈夫陷入短暂的假寐时，她总是在走廊上来回走动，尽情地呼吸这股气味。比起窗外的空气来，这种消毒液的气味更适合她的嗜好。净化疾病和死亡的这种药品的作用，也许不是死的作用，而是生的作用。这种气味，也许就是生的气味。这种剧烈的残酷的药品的气味，犹如晨风送给鼻腔的爽快的刺激。丈夫已经连续十天四十度高烧，高烧被封闭住了，痛苦地寻找着出路。悦子就是坐在丈夫这样的肉体旁。他活像临近最后冲刺的马拉松运动员，鼓起鼻翼在喘气。躺在被窝里，他的存在化为一种拼命不停地奔驰着的运动体。而悦子呢？……悦子在声援。“加油！加油！”……良辅的眼梢上吊，他的指尖企图切断线带。然而，这手指只不过是抓住了毛毯边而已。那毛毯宛如充满热气的干草，而且散

发着宛如躺在干草上的野兽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味。早晨前来诊察的院长，让丈夫裸露出胸部来。这胸部由于急促的呼吸，显得活活有生气。一触摸它，热烫的皮肤就像喷出的温泉涌到手指上那样。所谓病，说起来不正是一种生的亢进吧？院长把象牙听诊器按在良辅的胸部上，发黄的象牙听诊器压出一点点的白色斑痕，旋即侵犯了充血的皮肤，到处泛起了不透明的蔷薇色的小斑点。悦子目睹这种情况，询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院长用厌烦似的口吻说，而这种口吻却又让人信服这是充满职业以外的亲切感。“蔷薇疹……

就是蔷薇花的蔷薇，发疹的疹。过一会儿……”诊察过后，院长把悦子带到门外，若无其事地说：“是伤寒。肠伤寒。血液检查的结果也好不容易出来了。良辅君是在什么地方感染上这种病的呢？据他说是出差期间喝了井水，是这样吗？……不要紧的。只要心脏没问题，就不要紧的……不过，这是异型伤寒，诊断晚了……今天办好手续，明天转到专科医院去吧。因为这里没有隔离病房的设备。”博士用干瘪的手指关节敲了敲贴有“防火须知”招贴的墙壁，半带厌烦地等待着这个因看护病人弄得疲惫不堪而眼圈发黑了的女人的呼唤和倾
诉。“先生！求求您了。请不要申报，就让病人留在这儿吧。先生！病人一搬动就会死的。人的生命比法律更重要啊。先生！请不要让他转到传染病医院去吧。请关照一下，让他住进大学附属医院的传染病房吧。先生！……”博士以演绎式的好奇心等待着从悦子的嘴里吐出来的这般老一套的哀诉。

然而，悦子却沉默不语。“累?吧？”博士说。“不！”悦子以人们愿意形容的“坚强”的语调说。悦子不害怕感染。她想：这是唯一足以说明自己终于没有受到感染的理由。她回到丈夫身边的椅子上继续编织毛线衣。快到冬天了，她在给丈夫织毛线衣。这房间，上午寒冷。她脱掉一只草鞋，用这只穿着布袜子的脚背，摩挲另一只脚的脚背。“病已经确诊了吧？”良辅气喘吁吁地操着少年说话般的语调问了一句。“是啊。”悦子站起身来，本想用含有水分的药棉湿润一下丈夫那因高烧而起了倒戗刺并裂璺的嘴唇。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却将脸颊贴在丈夫的脸颊上。病人胡子拉碴的脸颊，犹如海边的热沙，烫着悦子的脸颊。“不要紧的。悦子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的，不必担心。倘使你死了，我也跟着你死（ 谁会注意到这种虚伪的誓言呢！悦子不相信作证的第三者，甚至也不相信神这个第三者 ）……不过，这种事决不会发生的。您一定、一定会痊愈的！”悦子在丈夫起倒戗刺的嘴唇上疯狂地亲吻。嘴唇不断地传出了宛如地热的热气。悦子的嘴唇滋润着丈夫那像长满刺的蔷薇似的渗出鲜血的嘴唇……良辅的脸，

在妻子的脸下挣扎着。……缠着纱布的门把手动了，门扉微微启开了。她注意到这一动静，站起了身。护士在门后用眼睛向悦子示意：请她出来一会儿。悦子走到廊道上，只见 一个凭依在窗边的身穿长裙、上罩毛皮短外

套的女人，立在走廊的尽头。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人。乍看像个混血儿。牙齿完美无瑕得像一口假牙，鼻孔呈翼状。她手持的花束那濡湿了的石蜡纸，粘在深红的指甲上。这女人的姿势，有点像用后肢立起走路的野兽，身体不能自由动弹。估记年近四十，外眼角的小皱纹会如隐蔽的伏兵突然出现。看上去是二十五六岁。“初次见面！”女人招呼了一声。她的话音，带点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口音。在悦子看来，这就是糊涂的男人很可能会认为她神秘而加以珍视的那种女人。就是这女人一直使自己痛苦。对悦子来说，那种痛苦和这种痛苦的实体，很难引起她瞬间的联想。悦子的痛苦，早已成长为与这种实体无缘的东西（ 尽管这说法有些奇怪 ），如今更是成为具有独创性的一种东西了。这女人是被拔掉了的龋齿，再也不会作痛了。就好像假装的微不足道的病治愈以后被迫直面真正绝症的病人那样，悦子认为这样一个女人就是自己痛苦的原因，在这一点上，毋宁说，她只是对她自己作出了一种怯懦而马虎的判定。女人出示了一张男人的名片，说是代表她丈夫前来探视病人的。是悦子丈夫的公司董事的名字。悦子说，病房谢绝会客，不能领她进去。顿时女人的眉宇间掠过了一抹阴翳。“但是，我丈夫嘱咐我亲自来看看病人的病情。”“我丈夫的病情，已经到了不能会见任何人的地步了。”“我只求见一面，对我丈夫好有个交代。”“您先生亲自来的话，我就让他见见。”“为什么我丈夫能见，我就不能见呢？哪有这种不合情理的事

第五节

呀。听您的口气，好像在怀疑什么？”“那么，是不是要我重申一遍谢绝会见任何人，您才心安理得呢？”“这话有点不太合适了吧，您是太太？是良辅先生的太太？”“除了我以外，没有哪个女人是管我丈夫叫良辅的。”“请别这么说。拜托啦，让我见见吧。我恳求您呐。这个，微不足道，请您放在他身边作装饰用吧。”“谢谢。”“太太，请让我见见吧。他的病情怎么样呢？不要紧吧？”“是活是死，谁也不知道。”悦子这时的嘲笑对女人的刺激很大。女人忘了检点，盛气凌人地说：“那么，好吧，我随便进去见见。”“请！只要您不介意，就请便吧！”悦子站在前面，回过头来说，“您知道我丈夫患的什么病吗？”“不知道。”“是伤寒病。”女人戛然却步，立即变了脸色，嘟哝了一句：“是伤寒？”她无疑是个无知识的女人。犹如老板娘一听说肺病就作出惊愕的反应那样，她嘴里不停地念叨：吉祥如意，吉祥如意。这女人很可能还会画十字呐。贱货！磨磨蹭蹭个什么劲？……悦子和蔼地打开了房门。对这女人出乎意料的反应，悦子十分高兴。不仅如此，悦子还将靠近丈夫头边的椅子推到更接近病床处，劝女人坐下。事情既已发展到这个地步，女人只好硬着头皮走进病房。让丈

夫看看这个女人的恐惧，是一大乐事啊！女人把短外套脱下，犹犹豫豫不知放在哪儿。放在带病菌的地方是危险的，把它递给悦子也是危险的。悦子肯定侍候丈夫解粪便。结果还是不脱保平安……她又把它穿上，然后将椅子挪得离病床很远处，这才坐了下来。悦子按名片上的名字告诉了丈夫。良辅只向女人瞥了一眼，没有言语。女人跷起二郎腿，脸色苍白，默默无言。悦子像个护士似的，站在女人的背后凝视着丈夫的表情。不安的心绪使她喘不过气来。心想：倘使丈夫、倘使丈夫一点也不爱这女人，怎么办？我不就白白痛苦一场了吗？丈夫和我不就成了只不过做了一场徒劳的折磨的游戏了吗？这样

一来，我的过去不就成了唱空虚的独角戏了吗？现在，我无论如何必须从丈夫的目光中找到他对这女人的爱，否则就活不下去。万一丈夫并不爱这女人，也不爱我已谢绝会见的三人中的任何一个……啊，事到如今，这种结果太可怕了！良辅依然仰卧着，羽绒被在动。羽绒被已经险些滑落。良辅的膝头还在动，被子便顺着病床沿滑落下来了。女人悄悄缩了缩脚，无意伸手去捡。悦子驱上前去，将被子重新盖好。这数秒之间，良辅把脸朝向女人。悦子忙着给他盖被子，无法发现这般情状。然而，她凭直感，知道这时丈夫与女人互相递了眼神。并互相递了藐视悦子的眼神……这个连续高烧的病人……双眉频蹙，浮现出一丝微笑，同那女人在挤眉弄眼。虽说是凭直感，其实是悦子通过当时丈夫的脸部表情体察到的。她体察到，而且感觉到光凭一般的了解办法，谁也不会了解到这份

上，也就释然了。“不过，您，不要紧的，会治好的。您很大胆，不会输给任何人的。”女人抽冷子用毫不隐讳的口吻说。良辅那胡子拉碴的脸颊上浮现出温存的微笑（ 这种微笑，他从没有向悦子流露过，哪怕是一次 ），气喘吁吁地这么说道：“遗憾的是，这种病症没能传染给你。你远比我更能经受得起折磨。”“啊，这话未免太失礼啦。”女人第一次冲着悦子笑了。“我，我受不了啊！”良辅重复了一遍。一阵不吉利的沉默。女人猝然发出了鸣啭般的笑声……几分钟之后，女人走了。这一夜，良辅并发了脑病。伤寒菌侵入了脑子里。楼下候诊室里收音机在高声地播放着。那是喧嚣的爵士音乐。“真受不了啊！分明有重病人，收音机声竟肆无忌惮……”良辅诉说了头部剧痛，艰难地说了这么一句。病房里的电灯挂上了包袱皮半遮掩着，为的是让病人不晃眼。这是悦子没有借助护士的手，自己站在椅子上将平纹细布包袱皮系在灯上的。透过包袱皮的光，照射在良辅的脸上，反而投下了草绿色的不健康的影子。在这影子中，他那双充血的眼睛噙着热泪，充满了愤怒。“我下楼让他们将收音机关掉

吧。”悦子扔下这句话，放下手中的毛线活，站起身来刚走到门边，背

后立即响起了一阵可怕的呻吟声。这像是遭到蹂躏的野兽发出似的吼叫。悦子回过头去，良辅已经在床铺上支起了上半身，双手像婴儿的动作那样，猛抓住羽绒被，转动着眼珠子望着门口。护士听见声音，走进病房催促悦子帮她忙，她简直像收拾折叠椅一样，让良辅的身体横躺下来，将他的两只胳膊放进羽绒被里。病人呻吟着听任她的摆布。片刻，他将目光到处扫视了一遍，呼喊道：“悦子！悦子！”悦子听见丈夫良辅叫她这个惯称时，她没有怎么去体会他在诸多可叫的名字中叫出她这个名字来的心意，倒是揣摩着她自己的心意。这是由于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确信，也就是确信这只不过是丈夫从遵循一种原则出发，才叫出这个名字来的。护士已向医生报告去，不在房间里。悦子将身子压在良辅的胸脯上，冷酷无情地一边摇晃着他的胸脯，一边说：“再叫一声！”于是，丈夫痛苦地挣扎着，气喘吁吁地再次叫了一声：“悦子！悦子！”……这天深夜，良辅?唤着含意不清的话：“真黑！真黑！真黑！真黑！”从病床上跳了下来，把桌面上的药瓶和鸭嘴壶打翻在地板上，地板上满是玻璃碴子，他赤脚走在上面，扎得满脚是血。包括勤杂工在内的三个男人跑了过来，这才制止住了。……翌日，注射了镇静剂的良辅，被人用担架抬上了救护车。六十多公斤重的躯体并不算轻。而且，那天一大早就下雨，从医院门厅到大门这段路，是由悦子撑着雨伞相伴的。传染病医院……在雨中，它的影子投在坑坑洼洼的柏油路面行

人天桥的那边。这种煞风景的建筑物逼将过来的时候，悦子以多么喜悦的心情凝视着它啊！……孤岛的生活，悦子渴望已久的理想的生活形态即将开始了……再也不会有谁能够追到这里面来了。谁也不能进来了。这里面，只有以抵抗病菌作为唯一存在理由的人们在生活着。承认生命的不间断，承认无须忌讳粗野的没有规范的人的眼目……梦话、失禁、便血、吐泻物、恶臭……这些东西在扩展着，而

且这些东西每秒钟都在要求承认生命的粗野、无道德……正像在菜市场上吆喝芹菜价钱的商贩那样，这里的空气每时每刻都必须不断地呼唤“活着，活着”……这忙乱的车站，生命在进进出出，有出发也有到达，乘客有下车也有上车……背着传染病这种明确的存在形式而被统一了的这些运动群体……在这里，人类同病菌的生命价值往往接近于同等价值，患者和看护人都化身为病菌……化身为那无目的的生命……在这里，生命仅仅是为了获得承认而存在的，因此不存在烦人的欲望。在这里，幸福主宰一切。也就是说，幸福这种最容易腐败的食物，是处在完全不能吃的腐败状态的……悦子在这种恶臭和死亡中贪婪地生活着。丈夫不断失禁，住院翌日就出现便血。是发生了令人畏惧的肠出血。尽管持续高烧，可是他的肉体没有瘦削，也没有苍白。毋宁说，在坚硬穷酸的病床上，他那带光泽的红扑扑的躯体，如婴儿般地闲着无事。已经没有力气折腾了。他时而懒洋洋地双手捧腹，时而用拳头上下抚摸胸口。偶尔还将手不灵便地举在鼻孔前张开五指，嗅嗅它的气味。提起悦子……她的存在已是一种眼神，一种凝视。这双眼睛全然忘却了关闭，犹如任凭无情的风雨吹刮进来也无法防御的窗户。护

第六节

士们对她这种狂热的看护都瞠目而视。在散发着失禁恶臭的这个半裸病人的身旁，悦子一天充其量只能眯上一两个钟头。即使在这种时候，她也会做梦，梦见丈夫一边呼唤自己的名字，一边把自己拽进深渊，梦至此就惊醒了。作为最后的措施，医师建议给病人输血，同时又委婉地暗示这是没有指望的一种措施。输血的结果，良辅稍稍安静一些，继续沉睡了。护士手拿付款通知单走了进来。悦子来到走廊上。一个头戴鸭舌帽、脸色不佳的少年，站在那里等候着。一见她走来，他就默默地摘下帽子，施礼致意。他左耳上方的头发中有一片小秃点。眼睛稍斜视，鼻肉甚单薄。“你干吗？”悦子问道。少年只顾摆弄帽子，右脚一味地在粗糙的地板上画着圈圈，没有回答。“哦，是这个吧！”悦子指着付款通知单说。少年点点头。……悦子望着领了钱离去的、穿着污秽工作服的少年的背脊，心想：眼下良辅体内循环着的血，就是这个少年的血啊！这样做，是无济于事的！应该让有更多余的血的男人卖血才好。让这样的少年卖血，是一种罪恶。为什么不让有多余血的男人卖血？……悦子蓦地想起病床上的良辅。把良辅净是病菌的过剩的血卖掉才好。把这样的血卖给健康的人才好……这样一来，良辅就会健康起来，而健康的人就会生病……这样一来，拨给传染病医院的城市预算也就会有效……然而，不应让良辅健康起来。一康复，他又要逃跑，又要飞掉……悦子朦胧地感到自己是在混浊的思考轨迹上运行。突然，

太阳西沉，四周暮色苍茫了。窗口展现白花花的朦胧暮色……悦子倒在走廊上，不省人事了。她患的是轻度脑贫血症，人们强令她在医疗部作短暂的休息。就这样，约莫休息了四个钟头，护士前来通知说：良辅已在弥留之际。良辅的嘴唇冲着悦子的手所支撑的输氧器，看上去他似乎在说些什么。丈夫为什么要用那种无法听见的语言，拼命地，毋宁说愉快地、接连不断地在说话呢？悦子回想当时的情景：

那时……我尽量支撑着输氧器。最后我的手僵硬了，我的肩膀麻木了。我用叫唤似的尖锐的声音说："请谁来替我一下好吗？快点！"护士吓了一跳，她替代我拿起了输氧器……其实，我并不疲劳。我只是害怕。害怕那不知冲着谁说话的丈夫那无法听见的话……难道又是我的妒忌？抑或是我对这种忌妒所产生的恐惧？这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我连理性都丧失的话，也许我就会这样叫喊："赶快死吧！快点死吧！"其证据是，即使到了深夜，良辅的心脏依然跳动，没有停止的征兆。这时，两个去睡觉的医师交头接耳地说："说不定得救了。"我不是以憎恶的目光送走了他们的吗？……丈夫且不轻易死呢。这一夜，就是我和丈夫的最后斗争……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假使丈夫活过来，丈夫同我之间可想象的幸福的不可靠性，与目前丈夫生命的不可靠性几乎是同样性质的。要是获得那种靠不住的幸福，我宁可获得片刻短暂的幸福。这时，我觉得比起盼望丈夫那靠不住的生来，倒不如看到他确实的死

更容易些。事到如今，我的希望联系着丈夫所能维持的每时每刻的生命，就如同希望他死一样……然而，丈夫的肉体还活着。在企图背叛我……医生透露愿望说："或许是最危险期。"……妒忌的记忆又复苏了。我将眼泪洒在右手抱着的良辅的脸上。而且，我的左手好几次想从他的嘴里把输氧器拔掉。护士在椅子上打瞌睡。夜间的空气冷飕飕的。透过窗户，可以望见窗那边新宿站的信号灯和彻夜都在转动的广告灯的灯火。汽笛和隐隐的车轮声，夹杂着疾驰的汽车的喇叭声，在空气中剧烈地旋荡。我用毛线披肩挡住了从领口悄悄钻进来的冷空气……现在，即使把输氧器拿掉，也不会有人知道的，没有一个人在看我。我不相信有人眼以外的目击者……但是，我下不了手。直到拂晓，我不时倒手拿着输氧器。一直如此……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下不了手呢？是爱情？不是。绝对不是。……因为我的爱是一心一意盼着他死……是理智？也不是。我的理智仅在确认没有目击者就足够了……是怯懦？也不会。连伤寒病的感染都不害怕的我怎么会！……

至今，我仍然不清楚那是什么力量。……但是，我明白了，在黎明前最严寒的时刻，这是没有必要的。天空吐白。随着清晨的到来，理应映出朝霞的云朵的断层，却一味使天空的气氛愈发险恶了。良辅的呼吸突然变得明显的不规则。好像吸够乳汁的婴儿那样蓦地背过脸去，拿掉脸上的输氧器，就像把线切断了一样。我没有惊讶。我把输氧器放在他的枕边，从腰带间掏出一面手镜。这是我儿时母亲过世遗留下来的纪念品，古色古香的手镜背后还贴有红锦缎。我把它贴近丈夫的嘴边，镜面没有模糊。胡子镶边的嘴唇清晰地映在镜面上，他仿佛要诉说什么不平……

悦子之所以愿意应弥吉的邀请来到米殿，也许是因为她打算去传染病医院，不是吗？她所以到这儿来，也许是因为她打算回到传染病医院，不是吗？越体味就越觉得杉本家的气氛与传染病医院的气氛一模一样，不是吗？不可名状的灵魂的腐蚀作用，用肉眼看不见的链条把悦子紧紧地锁住了?…弥吉为了催要翻新的衣服到悦子房里那天晚上，确实是在四月中旬。那天晚上直至十点光景，悦子、谦辅夫妇、浅子和两个孩子、三郎，还有女佣美代都齐聚在八铺席宽的工作间里，忙着制作装枇杷用的纸袋，今年的枇杷活计开始得稍晚了些。往年从四月初就开始装袋，可今年是竹笋丰年，大家只顾收竹笋而把枇杷活计稍许耽搁了。倘使不趁枇杷长到指头般大的时候套上纸袋，象鼻虫就会把果汁全部吸尽的。所以，必须糊数千个纸袋，大家围坐在盛糨糊的锅前，一个个拿着摞在自己膝旁的旧杂志页，你追我赶地赛着糊纸袋。即使偶尔发现一些有趣的页面，也无暇看上一眼，因为不赶紧糊，就追赶不上了。特别是夜间作业，谦辅那张带难色的脸就很是值得看看了。他一边糊纸袋，一边一个劲地抱怨：“真腻味，简直是奴隶劳动嘛！有什么理由强迫我们干这种活计啊！老爸已经先睡了吧。好主意啊。这种活计幸亏大家顺从地干了。鼓起勇气闹一场革命如何？不掀起一场提高工资的斗争，老爸就更

得意忘形了。喂，千惠子，提高一倍工资怎么样？不过，我这号人的工资是零，就是提高一倍也白搭……什么呀，这本杂志刊登了‘华北事变之时的日本国民精神’，真令人震惊……在它的背后却登了

‘非常时期下的四季菜谱’……”

大家已经糊了十个纸袋，可谦辅由于发了这通牢骚，好不容易才糊了一两个。或许他意识到自己几乎等于零的生活能力正在大家面前暴露，所以动不动就喋喋不休地抱怨，聊以解嘲。他估计自己有可能当众出丑，从而抢在别人的前头，做好出洋相的准备。其实，他的这股子喧嚣劲，在能够对等争吵的光荣中怀着对丈夫满腔尊敬的千惠子的眼睛里，似乎映现出一种冷嘲的英雄形象来。她所以不时抱怨公公，是因为看透了一般体贴丈夫的女人的感情，与丈夫一道在内心里竭尽全力地轻蔑公公。这样一个天才女人，除了糊自己分内的纸袋以外，还要伸过手去悄悄帮助丈夫糊好他的份额。悦子看见她这份柔情，嘴角自然地泛起了一丝微笑。“悦子糊得真快啊！”浅子说。“我来作中间报告。”谦辅说着挨个检查糊好的纸袋数。悦子第一，糊了三百八十个。浅子对此毫无感受，三郎和美代天真地惊愕不已，谦辅夫妇对悦子的能力似乎感到有点毛骨悚然。悦子也知道他们会这样。特别是对谦辅来说，活像生活能力的代名词的这些数目，对他是个莫大的讥讽。所以，他挖苦说：“嘿，咱们当中，唯独悦子靠糊纸袋能吃得上饭。”浅子认真地接受了这句话，问道：“悦子，你过去是不是有糊信封的经验呢？”

第七节

悦子很不喜欢这些人仰仗农村的微不足道的名声和恋恋不舍的阶级偏见。战国时代的名将后裔的血，是绝对不能容忍这些暴发户劣根性的存在的。她故意顺势反击说："嗯，有啊！"谦辅和千惠子面面相觑。议论秀气的、乍看温文尔雅的悦子的素质，就成了当晚枕边的热门话题了。那时候，悦子对三郎的存在，几乎没有给予称得上是注意的注意。甚至连他的姿态都没有明晰的印象。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三郎一言不发，不时对主人的家属们的闲聊露出微笑，同时用笨拙的手在埋头糊纸袋。他经常上身穿满是补丁的衬衫，再套一件弥吉送的不合身的旧西服，只有下身穿了一条崭新的草黄色裤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低着头，端端正正地跪坐在那里。直到八九年前，杉本家一直使用白热煤气灯。了解过去的人们都说，他们觉得还是煤气灯更亮些。自从装上电灯以后，反而只好依靠微弱的电力，微弱得一百瓦的灯泡只能发出四十瓦的光。收音机只有在晚上才能收听到。有时由于气象变化，就完全收听不到了……对了，说一点儿也没有给予注意，这不是真实的。悦子亲自糊纸袋，不时被三郎那笨拙的手指所吸引，这粗粗的木讷的手指，令悦子着急起来了。她望了望身旁，只见千惠子正在帮助丈夫糊纸袋。悦子漠然地觉得帮帮三郎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么想着的时候，坐在三郎身边的美代，赶巧糊完了自己的份额，开始帮三郎糊纸袋。悦子目睹这般情景，也就释然了……她想：那时候，我放心了。对了，决没有感到什么妒忌。甚至感到免除负担后的轻快……这回，我有意识地极力不看三郎一眼。这

种努力并不费事……我的沉默、我的俯首跪坐的姿势，以及我的专心致志，尽管我不看三郎一眼，但最后我也不知不觉地竟模仿起三郎的沉默、姿势和专心致志来了……但是，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到了十一点钟，人们各自奔向自己的房间。这天夜里一点，悦子正在房间为弥吉翻修衣服，当弥吉走了进来，一边抽着烟斗，一边问

悦子睡眠怎样的时候，她有什么感受呢？每天夜里都朝向悦子房间的老人的耳朵，整夜倾耳静听隔着走廊的悦子房间里起居动静的老人的耳朵……大家已经沉睡，在夜深人静中，就像孤独的动物那样屏住气息、彻夜不眠的这双耳朵的存在，猝然使悦子感到亲切。所谓老人的耳朵，不就像清净而充满智慧的彻底洗净了的贝壳那样吗？人类的头部那最像动物模样的耳朵，在老人的头上活像智慧的化身。悦子所以觉得弥吉的这种心态不一定是丑陋，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抑或是她通过智慧而感受到他的照顾和爱呢？……不，不，这种美名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弥吉站在悦子的后面，望了望柱子上的挂历，说："什么呀，真够拖沓的，还是一周前的老样子。"悦子稍稍回过头来说："啊，真对不起。""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弥吉悦声嘟哝了一句，接着传来了连续撕碎日历的声音。声音中断了。悦子旋即感到肩头被人拥抱住，犹如冰凉的矮竹般的手，探入了她的胸窝。她用躯体稍作反抗，却没有呼喊。并非想喊而喊不出来，而是没有喊。

悦子这瞬间的思绪应该作何解释呢？或许这不过是自甘堕落？贪图安逸？或许她接受了，像口渴的人连漂浮着铁锈的浊水也要把它喝下？不会是那样的。悦子并不渴嘛。不期望什么，早就成了悦子的秉性。她似乎是为了再次寻求传染病医院—那种叫做传染病的可怕的自我满足的根据地，才来到了米殿村的吧……悦子大概只不过是像溺水者出于无奈而咽了海水一样，遵循自然规律把它喝下去罢了。不期望什么的本身，就是丧失了取舍选择的权限。既然如此，就得把它喝尽。哪怕是海水……然而，此后在悦子的脸上，也看不出溺死女人的那种苦涩的表情。也许直到弥留之际，她的溺死也不会被人发觉。她没有呼喊。这女人是主动地用她自己的手来堵住自己的嘴的。四月十八日是游山的日子。这地方将赏樱叫做游山。这里的习俗是，这一天人们终日休息，全家畅游山间，探寻樱花。杉本家的人们，除了弥吉和悦子以外，近来吃一种叫做笋泥的笋屑，吃伤了。本是佃农的大仓，把贮藏在小仓库里的竹笋装上拖车，运到市场去出售。按质

分一等、二等、三等，按等论价。这些装车运往市场后剩下来的笋，其实是打扫小仓库清扫出来的大量笋屑。杉本家的人们四五两月必须吃掉这一锅锅的笋屑。可是，游山这天却很讲究排场。漆套盒里装满了美食佳肴，抱着花席子，一家前去游山。在乡村小学走读的浅子的长女最为高兴的是，这一天学校也放假了。悦子想起来了……这是像在小学课本插图里所描绘的明媚的春天景色中度过的一天。大家都成了简明插图中的人物。或许早已担任了其中的角色…